

## 15 麦克阿瑟秘密访台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偏安局面才初步稳定下来。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在对美国国务院保密的情况下飞抵台北,进行为期22小时的访问,更被“国府”视为一大胜利。蒋介石安排麦克阿瑟下榻在草山宾馆以示尊重,双方在附近的草山御宾馆进行了会谈。陈诚、周至柔、孙立人、叶公超等国民党要员参加了会谈,宋美龄也到场作陪,随后双方军政高层继续在台北市区的“国防部”磋商。

麦克阿瑟此行除了谈台湾协防问题,还特地谈到金门撤军问题。因为当时国民党眼看金门孤悬海外,美军又没有协防上的承诺,加上解放军集结在闽厦地区,大有渡海一战的架势,因此不排除美国部分人士提出的有关金门撤军的提议。但麦克阿瑟访台时强调,依他的军人本能,金门“丝毫也不放弃”。麦克阿瑟的表态坚定了蒋介石的决心,他随后在军事会议上表示,对金门“固守不撤”。

次日上午,蒋介石与麦克阿瑟于草山御宾馆举行第二次会谈,麦克阿瑟承诺美国政府很快就会出台有关对台湾地区军事保护的正式政策。麦克阿瑟离台后,立即派遣副参谋长福克斯抵台担任盟军总部“驻华军事联络组长”。按麦克阿瑟的设想,由于美国正在规划联军在韩国仁川登陆,如能出动国民党军牵制解放军,配合美军在东北的轰炸攻势,将有利于朝鲜战争的进行,但由于与杜鲁门主张朝鲜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的立场相违背,此设想没有实现。

麦蒋互动密切,如同重新建立了美国与“中华民国”军事与外交关系,使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局得以缓解。

1950年8月10日,美国调回代办师枢安,改派亲蒋的卡尔·蓝钦出任在台首任“大使”。之后包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等美国政要先后访问台湾地区,他们都曾是草山宾馆的座上宾。

1950年5月,士林官邸落成后蒋宋正式搬离草山宾馆。但士林官邸夏天湿热,蒋介石因后背受伤留下了后遗症无法使用冷气,夏季凉爽的草山宾馆就成为蒋介石夏日避暑之地。直至1970年,位于七星山的中兴宾馆落成,草山宾馆的夏居功能才被取代。

草山宾馆还有条沿着山壁修筑的密道,这条密道高1.7米,宽度可容2人并肩行走,深度超过20米,位置相当隐蔽,但已年久失修。据说这条伪装的密道是通向邻近美军宿舍区的机密通道,以便蒋介石必要时寻求政治庇护。

草山宾馆不但路线管制与建筑限制严格,管理单位还租下巷口的民宅作为官邸收发室与会客室。当地居民一律搬到山区居住,直到蒋介石去世后,“总统府”未再续租当地店铺,原居民才搬回原址居住。在草山宾馆宋美龄的画室向外望可俯瞰关渡平原,画室左侧有一名宪兵站岗,每当蒋介石或宋美龄在窗前停留时,宪兵就会朝山下打旗语,山下宪兵会立即要求行人回避。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行馆的生活相当惬意。尤其是在草山宾馆前,可右望观音山,左观四兽山,最远可看到林口台地,鸟瞰角度极广,蒋介石盛赞此处颇有浙江莫干山的风貌。草山宾馆庭院周围有柏树、相思树、桑树环绕,屋后种有3棵百岁以上笔直柏树。庭院正中央有个心字形的池子,希望男女主人延年益寿。

蒋介石的卧室有一张行军床、两张藤椅和一个简陋木柜。由于他长期背痛,不能吹风,宋美龄又怕热,一定要有空调,所以两人各有寝室,不过格局相仿,可以互通,宋美龄的卧室有专属盥洗间。负责整修行馆的建筑师李重耀怕蒋介石不习惯日本房舍,所以仅保留几间纯日式房间,将其他房间的榻榻米换成木地板,将日式纸门改成木板门,包括蒋介石书房的躺椅与行馆的其他家具都是从大陆搬来的。

草山宾馆附近设有温泉池,是名副其实的温泉宾馆。蒋介石夏日也会经常在宾馆及四周散步,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避暑时,会将士林官邸凯歌堂执事请到山上,在邻近草山宾馆的空军新生社(空军招待所)临时礼拜堂或阳明山管理局礼拜堂做礼拜。有时官邸还会安排华兴育幼院的小朋友到行馆与蒋宋一同野餐。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 方旭 著)

## 27 我与沥川谈庄子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我挽着沥川的手臂,走向画廊左侧的来宾签到处。沥川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王先生,画廊后厅有专门为您安排的休息室。”负责接待的女生说,“出这道门往左就是。”

“谢谢。”沥川问,“挂衣间在哪里?”

“就在这里。”女生笑盈盈地说。沥川帮我脱下大衣,连同他自己的风衣一并交给她。

画廊的灯光不明不暗,幽幽的从天花板上洒下来,当中是几个古典风格的隔窗,后现代的绘画摆放在纯粹古典园林风格的画廊里,显得很别致。

“你喜欢看这些画吗?”沥川在一旁问。

“不大喜欢,也看不懂。”我说,“不过这画廊的设计倒挺别致,我很喜欢。”

我看见他脸上有得意的笑容。“是你设计的?”

“不然人家为什么请我来?”“那么,王建筑师,你是属于什么风格的?”

“自然主义。尽可能超越时代的限制。”

我想起一位我熟悉的先哲:“是不是就像庄子那样?”

“哦,你也知道庄子?”他有些吃惊,“庄子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哲学家。”

“哥哥,你只认得950个汉字。”我笑,“跟我谈庄子,是不是有点奢侈?”

“我读过他的法文译本,上大学时还选过这门课。可惜教授是个中国人,地方口音太重,到最后我还是一知半解。不过,你也不是中文系的,关于庄子的知识,咱们应当是半斤对八两吧。”

“我父亲是庄子哲学的真正实

践者。他向往自然,所以从城市来到农村。我们家不用电话,不买电视,连自行车都不买。我爸从小就告诉我,走路比什么都好。不过,我和我弟都背叛了他。没有自行车,我们求外公掏腰包;没有电视,我们攒零花钱上录像厅。”

他很吃惊:“是吗?你父亲拒绝现代文明?”

“我父亲说,现代和古代没有本质区别。”

“发人深省。”沥川看着我,脸上的笑意味深长。

画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年轻人占了多数。

我偷偷看了看表,才过了10分钟。

“哎,我觉得这个画廊里还是有那么一两个人不大像画家。”我看着人群中的人说。

“是吗?”顺着我的目光,沥川看见一个穿着灰色西服,国字脸,胸口别着一支钢笔的中年男人。他好像一直在找人,然后向我们走来。

“请问,您是王总吗?”那个中年男子说。

沥川微怔:“我是。”

那人递上一名片:“东风玻璃厂厂长,许建国。”

“许先生,找我有何事?”

“王总是香榭大厦、万科新城和龙岗酒店的主设计师对吗?”

沥川迟疑了一下,说:“嗯。”

“我们厂是资深的国有大型企业,可以生产这三个项目所需的双层呼吸式玻璃幕墙。”

“我只负责外观和园林景观设计。您应当和施工部门联系。”

“我们查过您的背景资料,您是建筑设计师同时也是建筑工程师。如果您说为达到设计效果需要某种建材的话,施工单位非买不可。”

沥川不动声色:“这种玻璃幕墙是高新产品,目前国内确有几家工厂生产,但技术指标不够过硬,我们一般从欧洲进口。”

“王总,我们厂能够生产出达标的幕墙,在价格、安装方面,您可以替施工单位省下不少钱。”

“外层玻璃的生产贵厂可能不成问题,可是,内层玻璃的Low-E涂料只怕不容易过关吧。此外,幕墙的安装技术难度也很大,我们通常是请瑞士专业安装咨询公司来负责。”

“我们厂具备建筑幕墙专项设计甲级资质和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此外,我们特地从瑞士请来了安装顾问。”

“哪一位顾问?”沥川问。

“密林公司的安鲁斯先生。”

“是安鲁斯让你来找我的?”沥川问。

“我厂有3000名职工,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只是没有足够的订单。”

“许先生,您对您的工人负责,我对我的项目负责,咱们各司其职,您说呢?”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